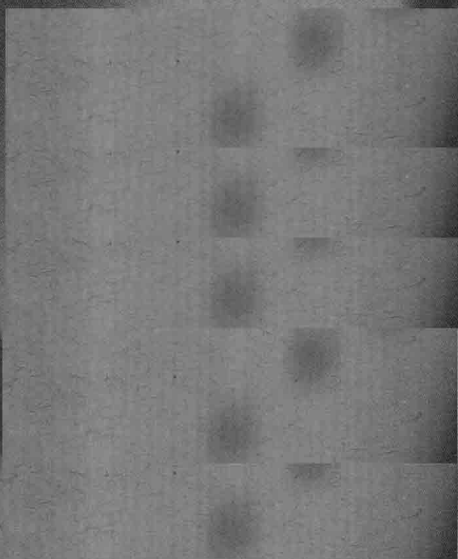


在场主义散文2009年选

# 九十九极

周闻道 主编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九十九极：在场主义散文 2009 年选 / 周闻道主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360-5899-6

I. ①九… II. ①周…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6300 号

责任编辑：朱燕玲 李倩倩  
技术编辑：易 平  
封面设计：周伦佑 沈荣均

---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官侨彩印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楼)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9.5 1 插页

字 数 390,000 字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819

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 【序】

# 在场主义散文： 让存在在语词中自行涌现

□唐小林

这本在场主义的散文集子，取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名字：九十九极。

九十九极，在编者那里，也许是取“多种可能性”“未知领域”等等之意，做出要尝试、要探索的姿态。可是，在我看来，它是一种高度，是眉山散文作家群所企望的散文的高度，也是在场主义散文流派所追求的高度。

高度的缺失，正是这个时代散文的症候。无论从发表的文字数量来看，还是从致力于“码字”的人数而言，今天散文的繁荣也许是史无前例的，只是它太过心宽体胖，怎么看都更像一个侏儒，而非巨人。

散文是需要高度的，正如一切别的艺术一样，这本来应该是一个常识。但在汉语语境里，这个常识一直没有能够建立，何况又很快遭遇了一个怀疑常识、挑战常识、背弃常识、颠覆常识的时代。新文学传统中那点仅有的散文高度，也在今天与常识对抗的战斗中土崩瓦解了。

没有高度意味着没有难度。没有难度又意味着谁都可以写作散文，或者说除了诗歌、小说、戏剧以外，一切“无名”的文字，都可以归在“散文”的名下，

的人归家，或为其开辟回家的道路。

回到我们自身，伴随现代化运动的加剧，现代性的日益催逼和深入，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权力、技术、理性、计算等等，正把我们带离存在的家园，送入快速异化的轨道。我们的处境险象环生：自然破坏、大地污染、价值摧毁、伦理崩溃、世风日下、人将不人。归根结底，这一切问题的核心，其实都是人的存在的遮蔽。

我们在此中沉沦已久，见惯不惊，习以为常，视若无睹。在场主义散文却要与此战斗，在遮蔽与去蔽、去蔽与反去蔽的斗争中，让存在在语词中自由地显身，使蔽而不彰的散文自在地出场。

或许，直面存在本身是困难的、是不可能的。在场主义散文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寻找通往存在的多条道路。在这本集子中，周闻道的《斯宾诺莎：漂泊，或在理性中享受宁静》和《中间领域，或暧昧的迷惑》，企图借助与西哲的对话，思入存在。与其说周闻道在“唯理主义者”斯宾诺莎那里看到的是斯氏对上帝的颠覆和对自然秩序的承认，毋宁说周闻道体悟到的是斯氏揭穿上帝的对人的存在的遮蔽后那种透彻的欢娱。也是在这个意义，周闻道要用华兹华斯和济慈的诗句为斯氏献上赞词，才把当理性僭越为新的上帝后，存在会不会再一次远离的思考留给了未来，也才把理性能不能触摸或抵达上帝之城的问题搁置下来。不过，周闻道对梅洛·庞蒂摒弃二元对立，开出第三向度或中间领域，以暧昧的眼光观照世界的领悟和诠释已经触及存在的真谛。存在并不在客体也不在主体，并不在物质也不在意识，在主体和客体、物质和意识构筑的某个中间地带。回到人自身：

我们发现，我们的身体，不是本能或非理性的代名词；不是纯粹的自然物，不是与石头，树木，房屋，或路灯一样，纯粹的自然物；也不是精神的，不是灵魂，不是意识，不是思想。身体是世界的主体，与世界的暧昧发生关系。我们的身体，在我们具有自觉意识之前，就在这个世界存在，并与世界对话，给世界以意义；如不是人给世界以意义，世界将是无。

同样，离开了世界，人的意义、人的存在又如何可能？人是在世界中存在。赵一凡先生借用海德格尔的话说，人生入世，仰仗天命，“其中那种人与环境融为一体的祥和生存，便是栖居了”。周闻道的可贵之处，还在于将这些深邃之“思”以“诗”的语言，在温暖的日常生活情景活化出来。

周闻道在《斯宾诺莎：漂泊，或在理性中享受宁静》末尾引用的济慈的诗句是意味深长的，诗歌赞美斯氏“平静地背负起所有赤裸的真理，直面一切现实；那就是至高无上的权力”。权力对人的存在的遮蔽，除斯氏与之战斗外，在20世

事物的本真联系。”存在不在此间。

除了“权力”“大词”对人的存在的遮蔽外，在这本在场主义的散文集中，还流溢着浓浓的“乡愁”和“归家”意趣。不少篇什都表现了作者对“乡村”刻骨铭心的念想。像傅菲的《星空肖像》、袁瑛的《坝上》、嘎玛丹增的《旧物上的时光》、吴佳骏的《姐姐的地平线》等，如果换一种眼光都可以归入此类。在这些文本的前台或背后，作者常常有意无意地，把自己塑造为城市的漂泊者、异乡客、边缘人、孤独者、多余人、审判者，即便进出于市政大厅，游荡于大街小巷，穿行于车水马龙，也念念不忘遥远或并不遥远的乡村、小镇。他们的眼光、他们的情丝、他们的心魂，总是被故乡的炊烟犬吠、茅屋柴扉、菜畦田垄、雾岚露珠、花草树木或老祖父皱巴巴的脸等等所深深地牵引。他们身在如今的城市，心却总是沉浸在那些过去的事儿里，游弋在那些与乡村、与田野、与大地相关的早年的记忆中。

“漂城族”，是沈荣均在《词钝：二〇〇九》里发明的一个词儿，用来指称“我”以及与“我”有着类似经历的文友们的身份。他们从乡村来到城市，却无法融入这盘被现代化组织起来的巨大机器，并成为其中某个有机的零件。寄人篱下的感觉，使他们不得不用乡村的尺度和乡下人的眼光度量和考量城市的一切，刚进城的幸福感被日后莫名的忧伤所取代。怀揣调令上城的喜悦，当初城市恍若新娘般的激动，在故人面前仿佛攀上新台阶的荣耀，并不能阻断“我”日益加深的对城市的厌倦，以及随之而来的漫长的疼痛。蚂蚁似拥挤的街道，“黄桷兰、梔子、茉莉的香”也要在此沦落的市井，连一日三餐也要深陷其中无所不在的“计算”，使“我”犹如一只来自乡下却飞翔在城市上空的鸟——“麦割”一样，眷恋着简单、安静、温暖的乡土，频频回望乡间那些只能用灿烂描述的微笑，怀想那些只能用“绝望的美”来形容的、只有西藏的天空才配有的阳光。当一场无情的雪切断了“我”回家的路的时候，“我”的乡愁便再也无法阻挡，一下子化为一堆恍惚迷离的想象和絮叨缠绕的语词，喷涌而出：

娘，儿回来看您来了。娘自她离开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那副农村中年妇女的干净打扮——总是把脸侧向我，一直保持到现在。娘是不是长得很好看，比我的姐姐和爱人还好看？我好奇地牵着娘的手，一抬头，她就转过身子去了。只留下一道柴门。柴门半开。几枝最好看的蒺藜镶嵌的柴门。看见一群羊被堵了。还是陪我上完小学的那五只羊，羊爹、羊娘，还有羊娃三个。它们也还是原来的模样。就连羊爹、羊娘朝草坡那头张望的焦虑也一点没有改变。……我浑身燥痒，长毛和胡须很快像瘟疫一样穿过我的肌肤。很多白色的管网布满全身，那是些正躲藏起来吸血的管子。连血也看不见。我想我

的最后一滴血已被抽空，最后一块肌肤已被风干，最后一截骨头已被打碎深埋。……村庄依然干净如初。我的娘，还有那五只羊，依旧像禾苗一般，端庄、慈祥 and 安康。

短短的离乡，“我”的身体已被城市毁坏，而乡村的一切，“我”的娘、“我”的羊依旧年轻，完好如初。即便“我”命赴黄泉，也不愿把“灾难带给我的村庄”。在在场主义作家那里，村庄竟然具有如此巨大的魔力！难怪唐朝晖在《古庄》的作者手记里直白地写道：“进入古庄，治疗我的精神病症。”人在外面病了，要回乡，要归家了。

或许有人会说，乡愁是永恒的母题，在整部人类文学史里波涛汹涌，这有什么好稀奇的。但我注意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在这批在场主义的散文作品里，那些乡愁的书写者，大都有过挥之不去的城市梦。他们曾经是那么执著地向往城市，渴望早日跳出乡村。李云在《悬浮的城市·我的浮生，我的梦》中就有过这样的自述：“那个时候，我一心一意想要飞出大山，到处托关系，找门路，什么办法都想尽了，碰得头破血流，最后弄得心灰意冷，万念俱灰。”如今他们如愿以偿了，进城了，却有了难以遏止的回乡冲动、归家情结，这在多大程度上具有真实性？或者问，他们究竟要回哪个“乡”、归哪个“家”？

事实上，在他们面前有两个“家”，一个是曾经拥有过的真实家，一个是在念想中存在的那个家。对于前者，他们不仅回不去，在骨子里也不愿回，即便回了还会离开，即如当年鲁迅在《故乡》中描绘的情景一样。后者才是他们真正要回的，这个家实际上没有了真实的那个家丑陋的一切，她是那么美好，山川万物、日月星辰，各得其所，自由涌现。他们通过对这个家的怀想，重新建立与乡村、与大地、与天空的联系，重返大地广阔的怀抱，仰望无垠神秘的天空，缝合、修补在城市留下的创伤，重归本真，最终在语词中让自己被存在照亮。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乡愁和归家情结，就是对城市文化、现代文明对人的存在遮蔽的抵抗。而他们回家的道路则是用语词来开拓，来铺就。就此而言，语言既是他们归家的路，又是他们存在的家园。

只是粗略地读来，我就在这本在场主义散文的年选里，看到了在场主义者对权力、对大词和现代文明对人的存在的遮蔽的抗争，以及对通达存在的道路的寻觅。当然，集子中更多的内容和意涵，还要读者诸君去细细品味。

如前所述，所谓在场，是存在的显现。当然这个“显现”是在“遮蔽”与“去蔽”的不断地斗争中得以可能的。这场没有尽头的斗争，不仅是在场主义者的担当，也是其使命。在我看来，在场主义散文要真正达成自己的目标，路还很长很长。这像是套话，却是实情。这首先要看存在在哪里显现。

按照海德格尔的观点，存在是在“世界”中显现。而“世界”是一个“关联性”的场域。冯至在他的十四行诗里，曾经这样唱道：“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里尔克则在《严重时刻》中用另外的诗句表达了相同的意思：对于我们的存在，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亦即，我们的存在，是在相互关联的世界中。这个相互关联的世界，在海德格尔看来，它是由天、地、人、神四方构成，存在即是在这天地人神四方的关联中显现，“四方中的每一方都以自己的方式映照出其他三方的在场”。在此一世界中，存在者自己闪耀着，并在此闪耀中显现，而如此之闪耀正是一切在场者之在场的基本特征。

海德格尔的思想，对于我们在场主义者而言，至少意味着两点：一是，不可以自我为中心，主观地构想、规划世界的图像，不可以个人的意志，随心所欲地去统治、支配自然，而是要一改过去主体/客体二元的主奴关系，立足富饶坚实的大地，仰望天空，敬畏神圣，吁请存在的敞现；二是，对于我们置身于现代汉语思想界的散文作者而言，更需要重视神性的维度。“神乃人之尺度”，荷尔德林如是说。此一维度的缺失，不仅是汉语散文，也是汉语文学长期以来的顽症。没有神圣，存在如何显现？

如此这般，决定了在场主义散文写作的难度。正是这个难度，当会给汉语散文带来自己的高度。这个高度最好是九十九极，一如我们对在场主义者所期望的那样。不过，它得从第一极开始。从在场主义开端卷《从天空打开缺口》，到2008年选《从灵魂的方向看》，再到如今的《九十九极》，以及已经出版的在场主义散文丛书6人6卷，在场主义者其实已经以自己的创作实绩、坚实的步履行走在通往九十九极的路上。

面对在场主义者劬劳的身姿，我不妨用海德格尔诗意的语言，来为这篇短文作结：“你所寻者近了，正上前来迎接你。”

2009年10月12日于蓉城

唐小林，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注：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有关海德格尔的内容，参阅了余虹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特此说明。并借此机会表达我的哀思：安息吧，余虹先生。

# 目 录

## 序

001 在场主义散文：让存在在语词中自行涌现 / 唐小林

## 幻象之圆

- 003 词钝：二〇〇九 / 沈荣均
- 013 精神地址 / 周闻道
- 024 过去是怎样活在今天的 / 冯秋子
- 029 星空肖像 / 傅 菲
- 034 大词时代 / 张生全
- 040 短暂停歇 / 杨永康
- 048 古庄 / 唐朝晖
- 058 花森林 / 项丽敏
- 066 回村庄之路 / 马 叙

## 那红

- 073 深色的血脉：纸坊沟 / 第广龙
- 078 县城 / 陈洪金
- 084 不朽的夏天 / 凌仕江
- 090 坝上（节选） / 袁 瑛
- 096 裸袒的渴意 / 刘志成
- 100 姐姐的地平线 / 吴佳骏
- 106 五月的忧伤 / 肖欣楠
- 111 车夫 / 艾 敏
- 114 旧物上的时光 / 嘎玛丹增
- 118 故乡轶事 / 祁玉江
- 122 杏子河 / 马永丰



## 影子的姿势

- 127 咒语 / 陈元武  
135 生活秘笈 / 吴昕孺  
140 倾斜的影子 / 也 果  
145 悬浮的城市 / 李 云  
153 奔跑的月光 / 朱朝敏  
160 丑闻或呓语 / 简 默  
168 五号楼 / 王潇然  
172 通辽不是远方 / 米奇诺娃  
180 姿势 / 陈没落  
184 在屏风的后面 / 叶 梓  
190 第十二根肋骨 / 李存刚  
195 质感的土地 / 吕虎平  
199 一个人的体验 / 高唯生



- 207 母语：一九八六年春天的传说 / 郑小驴  
215 虚构的村庄 / 周 语  
219 菜市口碎笔 / 沙 言  
223 下一站，靠近幸福 / 恭小兵  
228 词语的暴力 / 许多余  
230 六个人的片断 / 朱韦懿  
235 非主流幸福 / 沈嘉州  
238 破壳而出 / 二 丫  
243 脚步 / 赵佳昌

## 说法

- 249 在场主义散文对话  
295 在场性即局限性——关于散文文体特征的思考 / 周 强  
301 后记



沈荣均，青年散文家，现居眉山。60余万字诗歌、散文、文学评论散见于数十家刊物，入选《新散文百人百篇》等多种选本，与人合著《原生态散文13家》等多种，出版散文集《斑色如陶》《内心的花朵》。获2007年度云南滇池文学奖提名和十八届孙犁文学奖。

### □ 沈荣均

#### 纸·文

《干部调动介绍信》。红色的名头，红色的印章。感激不尽的颜色。一看就令人热血上涌。它与我接下来的命运有关。我怀揣着它，手心都快捏出汗来。我担心乘车去另一个城市的路上，会不会把它弄丢。不用提防小偷。小偷的财富视角里，最好唾手可得拒绝任何虚拟的期待的不测的命运。而它对于我的重要，我已有过数次切身的体验。它太轻了，轻得让我满腹怀疑。可我不得不相信它，不仅是——一张纸。上面的空白处填有我的名字（本来可以填上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标注有接纳我命运旅途的下一个驿站。一路上都小心翼翼。把它置于贴身之处，仿佛有一股暖流自那张纸，自那纸上的红色传递过来。那是组织给我的温暖，我不止一次地提醒自己。

#### 城市，我的新娘

一个市级机关，我的新单位。虽然它在这个城市一长串的机构序列里，排名

靠后，但并不影响它的规格和待遇。它与排在之前的那一长串的机构名字，以某种看不见的规则，共同组成了庞大的城市机器。我的城市日渐膨胀。看起来，我的新单位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零件，甚至可有可无。它仅摆设于那里就足够了。城市向前的时候，只要它别因生锈产生阻力。我们的城市机器，需要很多这样的零件维护形象。城市一天天运转下去，不以任何意志力量为转移。我在最失意的时候，也从未产生怀疑，一如我从未怀疑过太阳东升西落一样。我需要依靠那个零件，以及更多未知的零件，得以维持生计，体现我的身份和价值。我像所有的人一样，围着它转，朝九晚六，恪尽职守。我一刻也不曾怠慢，甚至怀揣着它入睡。我的办公室，我的上司，我的同事，我的会议，我的文件……我渴望在我的触摸下，它能褪下冰冷的外衣，露出亲人一样柔软的肌肤和目光，接纳我那张来自乡下的脸面。要是，有那么一天，我们会互相搀扶，来到我的同学、朋友和亲戚中，见人就忍不住自己夸到，呵呵，你们看看，这就是我的新娘，还算好吧？

## 台阶

地级城市，传说中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之前，它叫州或者府。回乡下，隔着县城。去京城，跨不过省会。京城，遥远的北方，寒衣尚紧，春日迟迟。还好，这里属于初夏的蜀地。蜀地的乡下，该到了乡亲们斜立水田看插秧的季节了。可我看不到那些劳动的细节了，就像我的乡亲们看不到我这里的车水马龙，我看不到省会和京城的晨曦、夜色和不动声色的节奏一样。据说，这些情节都是很动人的。通过文件、会议、传媒和电话，我们彼此打听情况。还好，京城的元首刚接见完外宾，新型流感被锁定在省会某个局部，我所在的城市正在贯彻某个重要的会议，县城的妻子说最近又有几件婚变传闻，乡下来电话报告乡亲们集资投工修了条水泥路，刚入夏就塌了一段，除了怨天外，也没啥说的。没啥说就好呵。我发誓要学习他们——那些在台阶的最底层仍保持平和的亲人。站在他们的角度看我，我已爬到了台阶的三层。三层就值得骄傲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我的上司无数次地鞭策我。还是不得要领。我想起了挂在我小学课堂里的标语：“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想一回，就涌起一股向前爬的冲动。所谓的人生，也许就是许多次如此的冲动吧。现在，我终于可以说，我的人生已经很努力了！我用三十多年的奋斗，爬到了三层台阶。我超过了我的同乡、同窗和同事，他们有很多人，挤成一列，一眼都望不到头，那落在最后头的还不知是我的哪个毛根朋友呢。想起来就后怕。与他们相比，我该知足了。至于顶层和二层，想都别去想了，能走到那里的是海里的龙，天上的凤凰，世间的人精。还想什么呢？要想就想春节回乡下的那次吧。那次，我的小学同窗接过我递给的香烟时，头总不敢抬，弓着

腰，手指哆嗦，眼也不敢正瞧。那一刻，我站在三层台阶之上的优越感，是油然而生，还是一瞬即逝？

## 清晨的鱼

有段时间，我住在一个旅馆里。很僻静很便宜的旅舍。因为要挤公交车上班，我总是起得很早。那些进城做事的农民，也会起得很早。为着急上厕所，他们会排成长队，在旅舍唯一的卫生间门前不耐烦地等候。也有等不及的，当然是男人，最粗糙的那种，他们会几个人一起挤进那屋，上厕所的上厕所，洗漱的洗漱。那种乡下男人特有的体味，充斥满屋。我不得不一再提前起床的时间。我关起门来，安静地清理肚子上的垃圾。不像那些农民兄弟，上厕所总要点上一支烟。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种混合着烟草和粪便的味道令人窒息。我会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停止我的思维，让它成为一片空白。空白也是需要整理的。我上厕所时，头脑会被那片渐渐清晰的空白，展开，铺满，不含杂念。有一次，那空白还是被门外一串急促的敲门声打断。“叔叔，能不能快点！”一个女孩的声音。开门的时候，她还倚靠在门前。我听见她仿佛说了声：“谢谢！”我没来得及看清她的脸，她已逃进卫生间去了。真是逃进去的！她肯定等了好一会了。我也在逃。那间鬼厕所！我们彼此逃离的时候，低着头，显得小心，未曾有过一眼的正视。我只记得她的衣服，又紧又滑，绿得逼人，像一条鱼。后来，我发现她住在我对面的单间里。她的单间，比我的狭小。沙发，写字台，这些东西对于出卖脑力劳动的我，有着显著的道具意义。我需要它放置笔记本电脑。我留恋那种躺在沙发上，对着液晶屏，装扮深沉的氛围。这些对于那女孩，就可有可无了。床对于她是必需的，电视机也是必需的。她需要床和电视机发出的声音。它们的声音，互相混合、抵消，变得暧昧。“一夜五元。”我想起了旅舍柜台旁张贴的报价表。比我住的单间便宜多了。很可能是这个城市最便宜的单间了。我有些嫉妒。很多个清晨，我发现她总爱坐在床前，对门梳妆，哼同一首歌，好像是《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我听了几次，老觉她哼的是“风中有朵鱼做的云”。她哼唱的时候，旁边会变魔术一样换躺着不同面孔的男人。那个（些）男人，躺在床上，吐着烟圈，把电视遥控器当玩具反复摆弄。电视正在播放早间新闻。我头脑的空白开始被新闻条目和对面的女孩填充，不再清晰。我没有精力去思考那些新闻条目的幕后背景，也没有资格去想象那个女孩的职业和身份。我只知道，为了谋取生存，我们都在表演，我的表演未必比她高尚多少。她在清晨喜欢歌唱，与我在清晨喜欢沉思一样，都是以不同方式表达着对这个城市同样的情绪。

## 第一小区

一个月后，我逃一样离开了那个旅馆，搬到了现在的小区。小区在这一片开发区的原点，它似乎有个很官方很前瞻性的名字，以显示血统和身份，我早记不住了。我只知道，它是这个县级城市升格为地级城市后，开发的第一个住宅小区。十年前，小区在一片庄稼地上隆起，随后，在它的周围，一些庄稼倒下去了，一些高楼竖起来了。它们是这座城市的新贵——那些市级政府部门的高楼，它们像星星一样拱卫着这个小区。星星与星星之间，横七竖八躺着更多的住宅小区——城市的暴发户们，它们与第一小区相比，尽管变换着花样取着名字，打扮得花枝招展，仍无法掩饰自己的矮小和猥琐——骨子里的低俗和土气。有个紧挨着它的小区，甚至打出了如此缺乏自信的售楼广告——“与皇脉和贵胄为邻”。说老实话，我不得不羡慕这个小区的品质：它有四道门，分别朝着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把小区自然分割成东南西北四个区域；功能齐备，安保机构（派出所）、教育机构（一个小学和一个幼儿园）、邮政所、停车场、食堂和茶楼，甚至还有一个小型的体育场；就连房屋间距和绿地面积，都远远地超过周围所有的小区；倒是楼层有些少（没有超出七楼的），比周围最低的小区都要矮小。我真得佩服规划者的苦心和远见。十年前，他们在一片庄稼地里淘出的地脉和风水，十年之后终于开始显现——所有宏大的赏心悦目的，均以此为原点，徐徐展开，仿佛一场永远没有谢幕的大戏。唯一遗憾的是，它的停车场过于狭小，虽然它几乎就是这个城市最阔绰最有排场的，那汹涌而至的车流还是嫌它拥挤了（它们的阵势远远超出了城市规划师们的想象）。它们不得不追寻小区任一个可以容身的空地。每个早上，我绕行小区的环形通道上班，几乎就是在两条盘绕扭曲、看不见首尾的金属长虫中穿行。我要像它们的主人一样，逐渐习惯屁股后面排出的废气，不再痛苦地估算每天吞吐的油量。还好，它们还能给我留出一条缝来，容我能走过，仅此就够了。我早已不再窒息，也不再狂热。我得尝试着与那两条长虫和平相处，消除“相煎”和仇视，谋得认同和宽容。它们从更大的城市来，我从小城来。对于我和它们（现在应该叫我们），这个城市都是异乡——寄人篱下。能在这个号称第一的小区，谋得一处容身之地，我们得感到惶恐和荣幸。

### “麦割”，七楼之上

“麦割”是一只来自乡下的鸟。它的歌唱听起来并不觉婉转。“麦割，麦割”。没有多余的音节，一仄一平，顿挫有力，节制含蓄。“麦割”呼唱的时候，黄昏和清晨，依次抵达小区，抵达我的七楼之上。我从来没有这么近地听过此鸟的歌唱。在乡下的时候，它的歌唱总是要穿过几座小山冈传来。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初夏的鸟。乡下的麦子在它的呼唱里渐渐黄熟。小区的初夏没有麦。小区的初夏，

只是七楼之上的一座屋顶花园（准确说是“八楼”，很吉祥的数字）——城市人残缺不全的乡村想象。孱弱的竹。孱弱的金银花和紫藤。一看就是发育不良。无根的泥，以及并不真实的露水，难以支撑园中草木向上生长的冲动。小型假山。五只鱼在一场狂风来临的时候，企图逃离水池未果。“麦割”的歌声似乎是从花园的主人刚栽植的那棵矮黄桷树上传出的，空旷，亲切。树叶遮挡了它的身影，能闻其声，不见其人。我相信那是一只身材俊秀的来自乡下的鸟。同它一道过来的，还有一群“青菜婆”和麻雀。它们常在花园里小心地散步，习练歌喉。更多的时候是聚在一起开家庭会议。没有可口的草籽，虫子也少。我也从未见过它们掠夺园子里的蚂蚁和瓢虫。它们早出晚归，只是把这里当做暂时寄居的窝。白天的时候，它们又到哪里去了呢？它们是像我一样也有自己的办公室，有空调可以避暑，有电脑可以上网聊天，还是也如那些乡下过来的民工一样，去了餐馆和建筑工地？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每当黄昏来临，它们返回园子的时候，我从它们怡然自得的飞翔和歌唱里，没有读出半点的怨天尤人。与它们相比，我得好好检审自己了。房东说，我住的这个房，虽然充其量只能算一间简易的棚，原来只是作花园管理房用，搁些杂物，因为影响安全和市容，小区物管已经不止一次地提醒房东拆除了。但便宜，一个月才二百块。恐怕是这个小区最廉价的房租了！我和房东的谈话很快达成了一致。在房东看来，二百个大洋是飞来的一笔财富，这样一间没有标上小区规划图纸的一个工作棚也能当“住房”租用！在我看来，我也是占了便宜的，一张床就足够了，何况还额外搭上一个这么乡村的花园！但是，问题也来了。花园在七楼之上，其实就是楼顶，再往上就是夜色，以及那些不时轰隆而过的飞机。飞机是从城市旁边的某个教练机场过来的，而且总是在最晴朗的黄昏飞过头顶。难以容忍的噪声。飞翔的姿势呆板无趣。简直就是大煞风景嘛。这还不是最令我焦虑的。初夏一过，雷雨就多了。雷雨来临的时候，总是心惊胆战地听那些闪电一个接一个从头上炸过！朋友说，屋顶容易遭雷击的，尤其是我住的那间铝合金棚。要是打雷，你就到我的客厅来对付吧。朋友的客厅，比我住的花园宽敞。因为防雷击，空调不能开放。去朋友家躲雷雨那个黑夜，很黑，很燥热。

### 一日三餐

八点，去小区伙食团早餐。盛稀饭一碗，付费五毛，用时三分钟。我一个星期有四个早上要在这个伙食团用早餐。一般是周二稀饭，周三稀饭加三个小包子，周四再稀饭，周五稀饭加一个盐蛋。稀饭是必需的，它的好处是容易消化，不易长胖。要是逢加包子或盐蛋的时候，我会去得稍早一些，那时候餐厅的人还没几个，不太挤。我会一边端着稀饭，一边啃着包子，跟小区的熟人打招呼，你早，

吃早餐？稀饭好吃，包子好吃（盐蛋好吃）。当然，像今天早上只是一碗稀饭的话，我会去得更早一些。我得在小区醒来之前，埋头坐下来，草草地对付完，仿佛昨夜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十二点，同本单位的两个同事，还有隔壁单位的两个同事，去一家叫“张烤鸭”的餐厅拼桌。标准是固定的，每人六元。如果五个人都到齐的话，老板开出的菜谱是两荤两素，外带一碟泡菜或盐豆，老板说，这是额外送的，不要钱。如果四个人，就没有这碟外带的小菜了。其实，那菜很好吃。两荤的分量要少一点。要是只有三个人的话，则减为一荤两素；两个人，减为一荤一素。一个人，是不去的。六元钱，你让人家老板怎样开菜单呵。我们几个人在这家餐馆拼桌之前的几个月，曾经辗转于市政府机关、电视台、行政服务中心和城建局四个机关伙食团搭伙。比较的结果是，市政府机关要自带碗筷，不太方便；行政服务中心又太远；电视台又太贵，因为我们是外单位，同样的饭菜，餐费标准须比本单位的多出两元来。好在可以看风景——电视台女主播结队就餐，否则会为蒙受这样的歧视恨恨不平；城建局的倒是没把我们这些外单位搭伙的当外人，来者都是客，何况来者不白吃的，只是这不白吃也没坚持多久——人家换了上司，伙食团承包人被无端解雇，我们又被视为外单位不让搭伙了。昔日生意兴隆的伙食团，从此沦为靠吃补贴的圈内福利行为。晚餐是没有确定的就餐地点的。只要没有公饭可吃，我一般是和另外的一个文友在一起。那个朋友也是从乡下过来的，一个人在这个城市。我们轮换着请客。说是请客，其实很简单，面条、饺子、小碗牛肉，换着吃，如此反复而已。标准，每人不能超过十元，但要保证吃饱。如果，某一天谁被别人请客了，会提前打电话告诉对方，对不起，今晚有应酬，不能陪你了。哦，没关系，你去吧。那一刻，忽生一种正被谁抛弃的酸楚。一天终于过去。明天呢？明天里的下一顿，下下、下下下一顿饭搁在何处呢？可以肯定的是，明天这一切还得继续——不在一日三餐的饭桌前，就在寻觅一日三餐的路上。

### 午后两点的蚂蚁

午后两点。一场仲夏的暴雨。暴雨骤歇之后。大市场旁的十字路口。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天，扯出一角的凉蓝，愈扯愈阔，把心情都蓝透了。《天堂里有没有车来车往》，我想起了一首歌，幸福如此忧伤。天堂也像这个路口一样没有红绿灯吗？没有红绿灯的天堂还是天堂吗？就像路口没有红绿灯一样还是路口一样？怎么还没有搞红绿灯？要是搞，要搞几组？控制也是问题，直行，是否禁止左拐？每一组红灯，需要等待多久？绿灯也是催人奋进的五秒吗？是不是也同别处的路口一样，到了路口中心还得等待下一个催人奋进的五秒？四个路口的人行指示，是先东西，还是先南北？……这些问题其实不是一次性思考的结果。关于红绿灯

的问题，只是我无数次穿过车流的缝隙时，某些一闪而过的念头组合。我不是交通自动化控制专家，也不是城市管理者。我只是在一次又一次地目睹那些纠缠在一起的车流和人流时，才会发出这样无聊透顶的疑问。我兀自按我的理解穿过那些从四个方向涌来的车流。宝马房车、悍马越野、情侣QQ，看上去很酷很疯狂。物流大货，几乎占据整个路口，像一条身心疲倦的龙（你不能说它是虫，它就是一条龙）。三轮车、电瓶车、自行车，身手敏捷，一看就知道是为这个路口天生的。摩托车狂按喇叭，似乎对那些脚步缓慢的老人和孩子，很不满了。我继续我的思绪（路口虽未予我足够的空间穿过车流，但时间有的是）。我不紧不慢。穿过路口，就是我上班的大楼了。楼前，还有一个硕大的花园。花园被一圈高大的铁蒺藜墙包裹起来，厚实的蔷薇花枝构成围墙的第二层防护。没有风穿过。密不透风的蔷薇花墙。悄无声息。不若我乡下老屋后的那棚瓜架有生机：至少五种以上的蝉，尝试着从瓜叶下翻转身子来，呼吸，嘶鸣。芦花鸡，躲在荫处张望。芦花鸡，老眼昏花，看得见远处的天空和蓝，看不见鼻孔下的蚂蚁。蚂蚁的村庄就在不远处的倭瓜棚。一只蚂蚁。三三两两的蚂蚁。襁褓中的蚂蚁。少年、青年的蚂蚁，天天向上的蚂蚁。上有老下有小的蚂蚁。蚂蚁的爹妈。蚂蚁的家族。它们独自或者结伴穿过家门前的石板路口，漫不经心，情景一如眼前汹涌而过的车流。宝马房车、悍马越野、情侣QQ，漫不经心。物流大货，漫不经心。三轮车、电瓶车、自行车，漫不经心。摩托车，漫不经心。路人，漫不经心。我，漫不经心。我们，漫不经心。所有的金属车轮和肉包骨的脚步，漫不经心。闲步。碎步。小步。小跑。怎么看，怎么像一群蚂蚁。

### 三角梅

据说这是一种外来的植物。我在乡村的时候，认识了它——有着三角梅一般面孔的蔷薇。村里人家植蔷薇为篱，几乎家家都植，密密麻麻，针锥一样的尖刺，让人心生畏惧。花朵，躲在茅屋院墙后开，也开得快，不敢开很长的，风一摇，就凋了。凋了又开，一朵接一朵地开，前赴后继，要开上数月。花香，倒是馥郁得不得了，初一闻，苦里带点辣味，还有点不习惯，闻久了，那种毫无修饰的香也渐被忽略。与蔷薇的粗糙比起来，三角梅就美艳百分了，简直就是花朵“八〇后”，激情四溢，无所拘束。三角梅身材挺拔，怕比别的花朵要高出两头。千姿百态的叶，矮下去了。散发芳香的花朵，矮下去了。园里的很多植物，矮下去了。远远的，就能看见她爬过篱来，不屑一顾地爬过来。“一枝红杏出墙来”说的肯定不是她。出墙的红杏，任凭路人攀摘，把玩。但，她不是杏，是梅，三角梅，清瘦，骨感，有棱有角，坦坦荡荡。只是无香。花香，曾经是我们描述植物气质的众多形容词之一，内在美嘛。只是很久不习惯用了。还苛求什么呢？指手画脚吗？无



香又有什么？这是一个集体无香的年代。庄稼的香，作为商品被置换。兰的香，止于文人的诗意。黄桷兰、梔子、茉莉的香，沦落于市井。即便那些名不见经传的香，也已十分的稀缺了。如果有，也是现代化搞的，那种复杂难辨、假模假式的气息，让你在一条街之外闻起来直打哆嗦。

## 圈子

当这个城市不再陌生的时候，我已混迹于一个文人圈子。其实就是一帮搞散文的，有那么七八个人。七八个人都挤拢一堆的时候，迂腐的气氛会越来越浓，话题也会变得集中。大家朝着散文用力，再用力，脑子的想法也一点点趋同。既是圈子，游戏的色彩会更甚。圈子里的角色，大都是一些并不怎么安分守己者。我所说的安分守己，对于兴趣而言。于是，有时候大家伙稍一用力，想法就收不住了，甚至跑到圈子之外，但不会很远，在天马行空地搞一通后，最终会折回来。因为共同的话题还在原点。很多时候，圈子的角色并不能凑齐。四个人的时候，大家一致的意见往往是，休谈散文，打牌吧，刚好凑一桌。打麻将，往小里打，最好打一圈麻将下来，输赢刚好能对付老板的茶钱。两个人呢，只好喝茶聊天了。我的朋友也是一个刚从农村过来的“漂城族”。我们忍住不谈那些有意义的话题。就闲谈，什么闲，谈什么。我俩彼此把对方当成心理医师，没完没了地向对方倾倒最近一段时间积攒的垃圾。其实就是倾诉和聆听，两个人的倾诉和聆听，角色的缓慢互换而已。一份忧伤和疼痛，覆盖另一份忧伤和疼痛。黄昏正一点点加重。

## 用灿烂描述微笑

朋友L从西藏回来，发给我一组照片，翻了几张，就把我看傻了。天自是最近最蓝的。阳光自是干净灿烂的。山自是宁静平和的。海子自是玲珑剔透的。花朵自是不假修饰的。还有寺院、经幡、转轮，以及手持转轮，一步一磕的朝圣老妈，自是虔诚无比的。这些都是西藏独有的符号，常常被归来者挂在嘴边。我的朋友也是。她说，她去了一回天堂，赏阅了人间绝不曾有的美景，用她的话说——“那是一种令人绝望的美！”我相信此言。为去西藏，朋友准备了整整一年，去领导那里至少递了三回公休申请，放弃了该放弃的，一无牵挂地去了。现在回过头来说那几张照片。我前面的描述，在用词上极尽能事（肥胖的形容词，与阳光下虔诚的影子很难一致），仍只是在表达一个旁观者的直觉，不如朋友的“绝望”一词深入人心。“绝望”一词，仿佛横亘于讲述者和听者之间的一件利器，封杀了关于美丽的想象，令人窒息厌倦。读张爱玲的文字，看青花瓷器，就有这种感觉。张的文字，还有那些青花，都容易伤人。它们原本就不是世间的东西。它们经不起我